

Shooting and the 'Ming' Thing

2014-12-03, Traditional Chinese

射擊與命

你可曾看過《蝴蝶夫人》？普契尼這齣動人的歌劇，淋漓盡致的道出一九〇四年一齣以日本長崎為背景、令人感傷的愛情悲劇。

我初次接觸《蝴蝶夫人》時才十七歲，年紀不比劇中的女主角--名叫蝴蝶的藝妓--大多少。我是跟男友一起去觀賞這齣淒婉的故事--這齣歌劇是他選的。當然這齣非但未為我們的日後關係投下不祥陰影，我還愛上這位專心聆聽普契尼之餘還請我吃我生平第一個漢堡的男士。我也永遠感激他把歌劇介紹給我。從那晚之後到今天已經將近六十年了，這六十年中，我又看了《蝴蝶夫人》五次，感受一次比一次深刻，意義也愈見深刻。最近看的是舊金山二〇一四年的歌劇季中的演出。



普契尼在《蝴蝶夫人》三幕劇裏訴說的故事關乎女性的地位——一名年輕的日本藝妓在媒公撮合下許身給一名美國海軍軍官，這名軍官其實打算在離開長崎後，回美再娶一位美國女子。軍官離去後，蝴蝶發現自己懷了孕。她拒絕改嫁、不死心，一直痴痴的等待夫婿歸來。三年後，軍官帶著他的美國新婚太太回到長崎，得知蝴蝶已生有一子；美國軍官堅持蝴蝶必須讓他和他的美國太太把孩子帶回去撫養，在蝴蝶同意後才願意見蝴蝶一面。蝴蝶表現出普契尼歌劇劇中人的典型精神--既已失去一度所愛與為其而活的一切，人生夫復何戀？她以父親的短刀切腹，了結了自己的一生。

這種慘烈的戲劇性結局賺人眼淚，也會引起人對東亞與美國文化的談論。當時的日本文化非常近似中國文化：兩國的社會都是男尊女卑；女性的命運被男人掌控，在自己人生裏，女性是沒有聲音的。

蝴蝶一廂情願的等候夫婿歸來，有力的說出：在當時的社會裏，女性是為一個男人而活，這個男人就是她活著的全部理由。

在典型的中國文化中，女人無「命」可言；女人的命由丈夫決定。我曾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檢視蝴蝶夫人--在尋找人生伴侶時、與丈夫鸚鵡情深時、心中母愛澎湃時，以及在看見歷史文化中的女性無力、無助時--心中都會有很深的回響。

但是在蝴蝶夫人找尋自我的過程中，我最會問到的問題是：你是誰？誰又來決定你是誰？



當我開始思考自己要不要做一位射擊選手時，我花了兩年的時間來檢視這項運動必備的條件，我要看看自己是否具備的必要的特質。我仔細審視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個性、我的工作道德信念、我的韌性與我的時間。我問自己是不是徵得了丈夫的同意？他和我們的孩子是不是會給我去比賽的時間？我有時間為比賽而預備、而練習嗎？

我的子女一開始並不接受我選擇的運動，不過他們的朋友看見雜誌登出我的照片後，他們開始了解我作出了什麼成就。

我母親則覺得我在家的時間不夠多，我的朋友們感覺我應該學插花或是刺繡。

但即使在那時，我就對女人的命運打抱不平。我親眼看見過堅強、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不強出頭，也看過足不出戶的女性，她們這樣做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為希望隱藏在她們的文化規範中。

我感覺許多受過好教育的堅強女性在社會裏被埋沒了。我自己的文化告訴我女人的天地是在家裏；沒有人認為我應該從事射擊。在我得到兩項世界冠軍頭銜、拿到兩屆全國金牌後，人才開始另眼相看、支持我，他們用「很不尋常」來形容我的射擊歷程與成就，而未用「不太女性化」或是「不合適」、「不合乎文化傳統」這樣的形容詞。

然而今天的射擊世界已截然不同。在我參加的許多區域比賽與州級比賽中我仍然是唯一的女性，但在國家級與重要的比賽中，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她們的射擊排名也蒸蒸日上。她麼不畏挑戰，不斷進步，而且把時間精力都投在她們想要征服的世界裏。我在公共靶場中看到來上課的女性越來越多；有的是與朋友或男友一起來，有的是自己單獨前來。她們就像許多懷抱著高度毅力與興趣來追求運動、嗜好與活動的女性一樣，自己的命運每天都讓自己來決定。

我相信射擊是我的命定，它從來不是我自己計劃中的一環；誰曾想過我會在射擊上闖出一片天？中國有句話說：天時、地利與人和；命運不只是心想便能事成，命中的大事有一部分要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



一直到今天為止我都不會抱著志在必贏或打倒別的心理去比賽。每一次赴賽我都期待自己進步與盡我所能。我是個工作狂；我喜歡競爭帶來的壓力及準備時的煎熬時刻，能不能贏得獎牌其實倒在其次。

《蝴蝶夫人》沒有這樣的選擇，數世紀以來許多文化中的女性也沒有。但是今天，教育、投票權給了我們許多機會，讓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選擇的任何領域中追求卓越。今天，我們有機會成為自己一心想做的人和事，而在這條追求的途徑上，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命定。

